

烟花三月，行走在大运河沿线，所见的是长天一色山河依，烟波浩荡水长流。难忘金山寺的钟声、西津渡的古砖、皂河龙运城里的石狮子，还有古庙里被春风吹皱的阵阵铃声……

或许，有水的地方就有繁花似锦，有水的地方就有卷帙几许。即便寻常如一枚铁锅、一颗星、一棵树，也是回眸时的一朵浪花，浪漫的，终是那些不曾远去的历史。

林工

看到传说中的“悬湖”洪泽湖时，日色已近夕阳，但见半江瑟瑟半江红，粼粼光影中，是一眼望不见尽头的寥廓。不远处，周桥大塘水坝上那排直立式条石墙巍然屹立着，如今



已是周桥大塘遗址公园。

我仰起头，拼命地眺望着那一排高达9米、21层的条石墙，它好似沧桑的庞然大物，古朴凝重。说也奇怪，若仔细打量这些整齐有序的石砖，会发现它们材质极不规整，有的粗犷如火山岩，有的细腻如玄武岩，唯有周身密密麻麻刀削斧凿的印迹，好像在诉说着一段艰难岁月。

导游说，这些石砖来自全国各地，运来时，大小不一，材质迥异，全靠人力磨琢雕凿才成如今规整的样子。有时，会有一只小蜘蛛、小蚂蚁慌慌张张地沿着沟壑奔逃处掠过。很难想象，如今的湖水安澜在当时却是另一番场景——

1824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，洪泽湖里水势奔突，浊浪滚滚，不久后，周桥段堤坝崩塌，水患肆虐，堤东附近尽被水淹……祸不单行，待洪泽湖水位终于下降后，黄河水又倒灌洪泽湖，泥沙淤塞，导致漕船不能北上……危难之际，道光皇帝想到了林则徐。随着一纸令下，还在为母丁忧的林则徐就这样身着便服，匆匆赶到了周桥大塘。

林则徐，正是我们熟知的那位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，殊不知，他更是一位精通水利、不可多得的治水专家。翰林院期间，青年林则徐就曾著书《北直水利书》，他深知水利兴盛事关国计民生，切不可偷工减料，务必精益求精。将大塘围住后，林则徐用条石砌成外堤，以保障大堤的安全。这条750米长的洪泽湖内堤，林则徐和工匠们足足修了6年！即便以现代人挑剔的眼光重新审视，由糯米汁和石灰砂浆黏合而成的条石墙，砌筑工艺之精湛、黏合之牢也足以让人惊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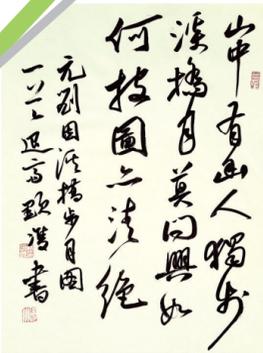
□鲁钟思 撰文/摄影

为了严把责任观，林则徐还做了一件极有魄力的事，他将自己的名字“林工”铭刻在大堤条石墙铁锅上，以一生的清誉作为工程质量做担保！他日倘决堤溃败，镶嵌在墙体内部、刻有“林工”二字的铁锅便会显露出来，那么林则徐生前死后都会为千夫所指；如果堤坝固若金汤，他“林工”则会深藏功与名，永远隐藏在条石墙之中，默默守护着大塘安全……

历史的细节往往隐藏在微小处。小小的铁锅，背后铭刻的是林则徐的一颗赤诚之心和家国情怀。如果说，虎门销烟时，是气吞万里如虎的一代名臣，那么眼前这个默默奉献的林则徐，则以凡人之躯，身体力行地践行了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！

正是：功在当下，造福千秋；铁证如山，力挽狂澜。

此时的悠悠春水，波荡的是不曾远去的历史。林工，无愧于林公，它以凡人之躯，筑起了一座运河精神的永恒丰碑。



□苏显双

人生如寄，转瞬之间从事书法这一行当已有近三十年的光景了。回首来时路，作为“过来人”，思考一下如何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好，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下面我就略陈一点浅见，以与诸位共勉。

趋雅避俗

张怀瓘云：“与众同者俗物，与众异者奇才。”只知随人脚踵，步趋前人，没有自我个性的随波逐流，只能是俗人一个，也就没有了你存在的价值。作为年青人接受新鲜事物快，有冲劲，但往往因阅历和修养方面的不足，容易随俗从众，追波逐流。人生中，若想出类拔萃，孤高特出，不仅需要有大智慧，更需要有大定力。

如何趋雅避俗？首先要守住传统，还须“胸中有道义，又广之以圣哲之学，书乃可贵”（黄庭坚句）。书法不仅仅是技法，更是文化，形式以外还有精神和内涵的传递。所以仅仅会写一手好字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技道两进，内外兼修。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养分，不尊重传统，任笔为体、矜才使气的肆意妄为，只会使人越来越浅薄庸俗。近古则雅，趋今则俗，这早已是一种共识。要想写出格调，写出境界，必须不断地亲近经典，“立志不随流俗转，留心学到古人难”，进而活用经典，入古出新。任何妄想走捷径、“弯道超车”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。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诸多便利，但同时也使有的人变得越来越浮躁和肤浅。这时候最需要慢下来，且时常反思一下自我，及时找到不足，调整方向，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艺术之路。

贵知取舍

人的精力有限，有所为的同时，贵能有所不为，知取舍，讲原则，有底线，不能啥都想要。老子讲“少则得，多则惑”，人的欲望永无止境，贵能有自知之明。对学书而言，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能做好什么。董其昌讲“同能不如独诣”，四面出击，往往会腹背受敌，不妨先守住一家或一条主线，拿出“板凳敢坐十年冷”的精神，把临帖作为每日必修之功课，持之以恒，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。只有做到了精深有得，才会有冲出来的底气。那种朝秦暮楚、蜻蜓点水式的学习不可取，对于大多数“学而知之者”而言，还是老老实实找一个适合自己性情的切入点，深挖下去。再由点及面，由专一到广大，逐渐扩大自己的“根据地”，直至能够脱化出来，获得一种艺术上的大自由和大自在。

勇于担当

自古以来都有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人文理想和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，哪怕是逆境时，也从未缺失过以百姓之心为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。家国情怀从来都是我内心深处的精神归属，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之精髓所在。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国家紧密相连，每个人的命运都和国家密不可分，只有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，生命才更有意义，人生才更加圆满。

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，行在独善的同时，更应有兼济之志。不断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蜕变和超越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己之长，为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



星月

好多年了，我没看到过那么多、那么亮的星星。

在淮南市淮安区西北隅的枚乘故居，或许因为万籁俱寂的夜，或许因为远离都市灯火，这里星光殷殷，其灿如言。

枚乘，西汉时期辞赋家，与邹阳并称“邹枚”，与司马相如并称“枚马”，与贾谊并称“枚贾”。他的《七发》奠定了典型汉赋的基础，其思想之丰赡，文采之精妙，引人流连。随着人流，我们刚走出纪念馆，甚至还没来得及从枚乘的生平中抽离，随即就被院中朦胧的夜色吸引。夜色中，纪念馆古建筑都被泼上了一层淡淡的墨痕，剪影般静静地伫立着。只有故居中央，灯火通明，人语希微，一静一动，一暗一明。在院中参天古树的陪伴下，一抬头，就看见夜空里缀满了珍珠，兀自清亮着。此情此景，是我多年未曾见过的清幽幻影。

月光呢，竟也柔柔的，风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像开了美颜般迷离。千年前的枚乘是否也曾这样遥望过月色星辰？其实，大运河流经之处，淮安历史文化的星辰当如此刻夜色般璀璨，除诞

生了汉赋大家枚乘，这里还是巾帼英雄梁红玉、文学家吴承恩、状元沈坤等历史名人的故土，更有“进士之乡”之誉……可眼前的这片星月，实在是太静、太清幽了，清幽得像我梦中的幻境。喟叹之中，竟一时分不清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，我看星辰还是星辰见我。

此番静谧明亮，在几小时后深夜里的清江浦，又因灯光灿烂，月光如水，桨声灯影里的夜游，反倒多了几分浪漫。

清江浦于1415年开埠，明清时期曾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享有盛誉、繁荣的交通枢纽。此时皓月当空，随着画舫推开波浪，灯火辉煌的国师塔在夜空中尤显得庄严异常，远远处霓虹闪烁，春风沉醉，就连水色也跟着生香。

“襟吴带楚客多游，壮丽东南第一州。”当然，这里不只是运河之都，也记录了一代伟人周恩来从童年走向少年的蜕变。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，曾任清河县（治清江浦）县令。导游说，幼时的周恩来常常乘着我们乘坐的航线，去往外祖父家。后来，在陈家花园塾馆，周恩来的学问大有长进，他读遍了《东周列国志》《西汉演义》《三国演义》等。清江浦的学习生活，为周恩来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基础；清江浦乡风淳朴，兼容并包，也深深地影响了少年的他。

清江浦上思悠悠。那一晚，枚乘故居里的星、清江浦上的月，伴着风凉，就那样啾啾一下落在了心里。



那日走进项王故里，兜兜转转，终于看到了久负盛名、迄今已2200多年树龄的古槐树。温暖的春光照射下，满目都是它翠绿的叶子、千曲百折的琼枝。古槐树努力向四周伸展，目之所及，尽是它想要触摸天穹摸索的模样。

传说，年少的项羽离家之前，亲手种下了这棵槐树。槐树寓意吉祥平安，更兼有思乡之情。随后，展翅高飞的项羽起兵反秦，兵救巨鹿、破釜沉舟、火烧阿房宫、楚河汉界……人们尊称他为项王，垓下一战后，项羽羽刃于乌江，生命永远定格在31岁。

项羽的人生何其短暂，又何其绚烂，绚烂到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了浓烈的一笔。人们说他刚愎自用、残暴，却也赞叹他浩然正气、光明磊落和他凄美的爱情故事。最引后人称道的是项羽的那首《垓下歌》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！

31与2200，他和它的命运，穿越宇宙的幻海，在某一时刻相互回望。透过这年年吐新的绿枝，2200多年的历史呼啸而过，刀光早已黯淡，鼓角已不再远去，春树暮云，沧海桑田。眼下的古槐树被众多的铁箍和四根铁管支撑着，今已亭亭如盖。相对于永恒的自然来说，个体的生命何其短暂，即使是英雄豪杰，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也不过是一朵浪花，转瞬即逝；而爱与精神却是长存的，所以我们才会今天依旧怀念项羽。

宿迁的另一棵“神”树就是洋河酒业院中的古黄杨树——醉杨。黄杨树是一种十分有趣甚至有些调皮的树。据说，黄杨树每年只长高一寸，逢闰年再反缩一寸，也因为此种超乎寻常的秉性，流传着“千年难长黄杨木”之说。

酒厂里的这棵“醉杨”其形侧斜生长，宛若一名闻酒微醺的醉汉，故称为“醉杨”。在布满绵软湿润黑色“绒毯”的老酒窖前，醉杨旁逸斜出，姿态轻盈，新枝吐绿，乍看之下，很难将如此纤弱、矮小的它和240余年历史联系起来。然而就是这株黄杨树，在100多年前某天准备扩建槽坊时，居然在它身下意外地发现了九号地下酒窖，从而挖掘出了大量原酒。

黄杨树啊，多像一位尽职尽责的门神，外表其貌不扬，平日不声不响，内里却有着坚毅的信念。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自己开枝散叶，甚至还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，庇佑照拂深藏于地下的酒窖。时移世易，当年栽种它的人早已不在，而它仍怀着热望，带着信念和期待努力生长着，守住一份承诺，守护一方文化。

黄杨美酒两相宜，酒让人沉醉而快乐，就像大运河，融汇千种文化，万般姿态，流经哪里，就带来了无尽的传说和佳话。

水，至柔，至净，至容，至润。大运河和它沿岸的故事，仍是一部正在写就的诗稿，经典永流传……

花树
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水波流转，远山如黛，一路楼台两岸花。

传说，隋炀帝为了能够一睹扬州琼花的美丽，要御驾亲征去扬州。因为路途遥远，便下令开凿大运河……传说说得有趣，历史学家听后直摇头。

大运河沿线的花与树，那么多，那么有趣。难忘扬州大运河公园里随风飘荡的晚樱，宿迁乾隆龙王庙里华贵的牡丹花，还有古街上谁家种起的紫藤花，丛丛簇簇，暗香浮动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《紫藤花园》……这些花啊，就那么恰如其分地生长着。

与运河周遭的宏大历史相比，花儿的花期总是短暂的。但花儿们还是执拗地一季一季地花落再花开，留下传奇，留下传说。不像有些古树，与山川俱荣，与岁月同在，好像仰仗着长寿，要让人连通或记忆些什么似的。宿迁城里就有两棵大树，一棵在项王故里，一棵在古老的酒窖。

